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

論語五

公治長篇

子謂公治長章

○問公治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為。况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寓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治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



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寓

○叔蒙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寓

子謂子賤章

○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賀孫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緊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說君子。有說得最高者。有大緊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南升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問子貢得為器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既通明達。平日所做起工夫。都隨他這疏通底意思去。一般人稟得恁地。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恰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八脉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深。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

自勝了。難作效。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寓

或曰雍也章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寓

子使漆雕開仕章

○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夫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更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

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即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害其為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為椽榦。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榦。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文蔚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端蒙

○敬之問此章曰。也不是要用處說。若是道理見未破。只且理會自身。已未敢去做他底。亦不是我信得了。便定著去做道理。

自是如此。這裏見得直是分曉。方可去做。寓因問明道所言。漆雕開曾點已見大意。二子固是已見大體了。看來漆雕見得雖未甚快。却是通體通用都知了。曾點雖是見得快。恐只見體。其用處未必全也。先生以為然。問寓有何說。寓曰。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知。決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寓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皙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到下稍方有所得。曾皙未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賀孫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了。見那居官利害。都

沒緊要。仕與不仕何害。植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也。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如此。則曾子臨終。更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做甚麼。或曰。起居動作。有少違背。便是叛道否。曰。然。集注係舊本。○簡

△楊丞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則功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璘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漆雕開想是灰頭土面。朴實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皙則只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時舉

○或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記胡明仲說禹稷顏回同道。其意謂禹稷是就事上做得成底。顏子見道。是做未成底。此亦

相類。開是著實做事。已知得此理。點見識較高。但却著實處不如開。開却進未已。點恐不能進。銖

△曾點開闢漆雕開深穩。方子

○曾點已見大意。却做得有欠缺。漆雕開見得不如點透徹。而用工却密。點天資甚高。見得這物事透徹。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墻圍周匝。裏面間架。却未見得。却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只管作弄。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曾子初問却都不見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却都曾做了。賜

○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于小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它不肯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

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賀孫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他。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明作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人

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側

○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為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第。故問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未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雖見得他有駁襟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粗率。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南升

△不知其仁。仁如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是

一點墨點破便不得白了。夔孫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它工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工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功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錄

子謂子貢曰：章

○問曰：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

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備

△居父問曰：也聞一知十，即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備。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況於其他。 賀孫

○胡問曰：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欽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又豈聰明作元后，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聖人直是聰明。淳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明
△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燾

吾未見剛者章

△問剛亦非是極底地位。聖門豈解無人。夫子何以言未見。曰。也是說難得。剛也是難得。又言也是難得。淳錄作無慾便如那撐眉弩眼便是慾。中根便是慾地。想見他做得箇人也。大故勞攘。

義剛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叔器問剛莫是好仁。惡不仁否。蓋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則能果斷。謂好惡為剛。則不得。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今斗割做鋼却不得。又言剛與勇也自別。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有好勇不好學。義剛

淳錄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根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欲了。安得為剛。南升

○問吾未見剛者一章。曰。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

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知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申根也

榻裏底人是箇剛悻做事恬淡人底人是箇

○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為物拚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根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時舉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

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而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心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南升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大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吉甫問性與天道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蓋卿

○寓問集註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

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寓

○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

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文振看得文字平正，又泱泱，若看文字，須還他平正，又須泱泱，無虧欠方得好。南升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言性與

天道。淳

△器之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

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著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寓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總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時舉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為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

名處却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別項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于聞而急于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賀孫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姑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銖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此一段專論謚故注云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如文王文王謚曰文周公亦謚為

文。今孔文子亦謚為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為謚。而隱其他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問

○問經天緯地曰文。曰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理會得天下事。橫者直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其次如文辭之類。亦謂之文。但是文之小者耳。直鄉云。伊川謂倫理明順曰文。此言甚好。佐

子謂子產章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類。謂為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于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

上。不在民上。南升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南升

△問居蔡之說。如集注之云。則是藏龜初未為失。而山節藻梲亦未為僭。臧文仲所以不得為智者。特以其惑於鬼神。而作此室以藏龜爾。曰山節藻梲。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識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

乃因此立說必大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黃先之問子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畧無喜愠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洒脫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時舉

○履之說子文文子曰公推求得二子太苛刻不消如此某注中

亦說得甚平不曾如公之說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愠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愠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如有馬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苛刻搜人過惡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個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

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燾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到不定了。時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曰：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燾

○又問乞醯及三思章。曰：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固有難易，易

底是非自易見。若難事，初間審一審，未便決得是非，更審一審。這是非便自會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雜雜，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紛紛雜雜，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於邪僻。况初來原頭自有箇子公意了。如乞醯，若無便說無。若恁地曲意周旋，這不過要人道好，不過要得人情。本是要周旋，不知這心下都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少正大。至若有大急難，非已可成，明告於衆，以共濟其急難，這又自不同。若如乞醯，務要得人情，這便與孟子所謂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同意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曲意周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此。賀孫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又却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及亦猶莊子之難能深予之之辭端蒙

○問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曰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甯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為不可及因舉晉人有送酒者云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人傑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熹

○器之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

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去是甚道理寓

○周元與問甯武子曰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它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此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卻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它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銖

○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要人學甯武子但如武子亦自可為法比干却是父族微子既去

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為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為比干執一不得也時舉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於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已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被他做得成一家明作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他做得箇狷底人成不是

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個

△斐然成章狂簡進取是做得透徹有成就了成章謂如樂章五聲變成文之謂如五采成文之謂章言其做得成就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何裁得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

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遜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又曰。遜世高尚。而今所以無異端。皆是苦行底人。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子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帶。便如釋氏。子桑戶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久道于牛馬。或問。又云。皆老氏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休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熹

伯夷叔齊章

◎文振問不念舊惡。然。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時舉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方子孰謂微生高直章

○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去偽

○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伊川解顯比一段說最詳。賀孫

○問范氏言千駟萬鍾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非義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醜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己。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若曰。宛轉濟人急難。則猶有說。今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寓以為寧過於予。必嚴於取。如何。曰。如此却好。然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自是予他人。不是入己。寧過些不妨。却不干我事。取則在己取之。必當嚴。楊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寓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煞有將此一段做好說。謂其不如此抗直。

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為此說。今煞有此說。昨見戴少望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醜。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己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己出。則怨將誰歸。賀孫

巧言令色足恭章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憫

○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南升

△問左丘明謝氏以為古之聞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名世字元亞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辨此義剛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顏淵季路侍章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壽

△問施勞之施是張大示誇意否曰然淳

△問顏子子路優劣曰子路粗用心常在外願車馬之類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然却不私己顏子念念在此問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節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麤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如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麓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工夫須自子路功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燾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道夫

○或問集注云安於我懷於我信於我何也曰如大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一般蓋無一物不得其所

也。老者我去安他。他便安於我。少者我去懷他。他便懷於我。朋友我去信他。他便信於我。又問顏子子路所答曰。此只是各說身已上病痛處。子路想平日不能與朋友共裘馬。顏子平日未能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言之。如新病安來說方病時事。如說我今日病較輕得些。便是病未曾盡去。猶有些根脚。更服藥始得。彼云願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願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無此等了。曠然如太空。更無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又曰。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各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祖道

◎問夫子安仁。顏淵不達仁。子路求仁。曰。伊川云。孔子二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有淺深小大之間耳。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底又低了不足為。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顏子底儘細膩。子路底只是較粗。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譬如脫得上面兩件麤糟底衣服了。顏子又脫得那近裏面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裏面貼肉底汗衫都脫得赤骨立了。個

◎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

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己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己。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南升

○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克己復禮底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般事。如今都難說。他當時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故顏子就子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顏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

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文蔚

○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曰子路學雖粗。然它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淳

○問顏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贊其雖答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以為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毫好慕之心。作為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邪。曰聖人言志。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

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集注云。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跡。季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滅蝮虺。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又云。子路更修教細密。便是顏子地位。顏子若展拓教開。便是孔子地位。子路只緣麓了。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

差耳。曰。這道理。只為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最患如此。聖人如何得恁地大。人都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為二。又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展。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子路却是強恕否。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箇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闊。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克去。便是求仁工夫。賀孫

○叔器問。先識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等級。自明白了。如子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做。得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救之無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今不將他做處去。切己理會。體認分明著。却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曾做

得著實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向時朋友只管愛說曾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顏錄。曾子書。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禰見他書。他只是要聚做一處看。顏子事亦只要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模畫樣。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不似聖人。因甚後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淳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

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必大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為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壽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一

論語六

雍也篇

雍也可使南面章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然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賀孫

○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著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

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攘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個

○叔器問集注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一邊，只是說得敬中有簡底意思，也是如此。但亦有敬而不簡者，某所以不敢全依它說。不簡底自是煩碎，下面人難為奉承。御眾以寬，臨下以簡，便是簡時。下面人也易為奉承，自不煩擾。聖人所以說居敬行簡，二者須是兩盡。義剛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義剛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賀孫

△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子桑伯子或以為子桑戶。

哀公問弟子章

○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壽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道夫

△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過能不貳直是難貳如貳

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賜

○尋常解不貳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貳字所謂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便更不萌作矣人傑

○行夫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時舉

○或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己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己効驗或曰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己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或曰顏子平日但知克己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効驗如此曰但看克己

復禮自見得。

○問不遷不貳。此是顏子十分熟了。如此否。曰。此是夫子稱他。是他終身到處。問若非禮勿視聽言動。這是克己工夫。這工夫在前分外著力。與不遷不貳意思不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問就不遷不貳上看。也似有些淺深。曰。這如何淺深。曰。不遷怒是自然如此。不貳過是略有過差。警覺了。方會不復行。曰。這不必如此看。只看他不遷怒不貳過時。心下如何。賀孫

○又云。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思。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來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

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問過容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曰。如此看不貳過。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原頭。却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遷怒時。更無形迹。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這也便要如此不得。只是克己工夫。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却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克己

事時時就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之中。便有是有非。言語便有是有非。動作便有是有非。以至於應接賓朋。看文字。都有是有非。須著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始得。心中思慮纔起。便須是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才去動作行事。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遊。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看文字。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釐必計。始得。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今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著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不是。說不是。雖不可誦言之。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始得。若只管恁地。

鶻突不分別。少間一齊都滾。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孟子亦說道。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這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胸次恁地瞭然。天下只是箇分別是非。若見得這箇分明。任你千方百計。胡說亂道。都著退聽。緣這箇是道理端的。著如此。如一段文字。才看。也便要知是非。若是七分是。還他七分是。三分不是。還他三分不是。如公卿里議論。只是要酌中。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箇似是。那箇也似是。且捏合做一片。且恁地過。若是自家見得是非分明。看他千度萬態。都無遜形。如天下分裂之時。東邊稱王。西邊稱帝。似若不復可一。若有箇真主出來。一齊即見退聽。不朝者來朝。不服者歸服。不貢者入貢。如太祖之興。所謂劉李孟錢。終皆受併。天下混一。如今道理箇箇說一樣。各家自守以。

四書言類金卷一
五
為是。只是未得見這公共道理是非。前日曾說見道理不明。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大丈夫。若後車千乘。傳食諸侯。換做大丈夫也得。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纔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下又說道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物事來。長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上許多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一相合。於道

理却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便是真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邊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為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間。有些子鶻突。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賀孫。○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體統說。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

四書言類金卷一
六

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說一箇是在生時說。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其舊時專揀切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如射箭中紅心。他貼上面。煞有許多圈子。善射者不須問他外面圈子。是白底。是黑底。是朱底。只是一心直要中紅心始得。不貳過。不須看他已前。只看他不貳後氣象。顏子固是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只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賀孫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

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弊。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弊。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繆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湃。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時舉

○敬之問。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多是靜處做工夫。曰。不然。此正是

交滾頭。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敬之。又問顏子深潛純粹，所謂不遷不貳，特其應事之陳迹。曰：若如此說，當這時節，此心須別有一處安頓著。看公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公意思，只是要靜，將心頓於黑卒卒地。說道只於此處做工夫，這不成道理。此却是佛家之說。佛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這道理不是如此。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著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

將心頓放在閑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賀孫

○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其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燾

○問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覺語意上句重，下句寬，恐有引進後人意否。曰：看文字，且要將他正意平直看去。只要見得正道理貫通，不須滯在這般所在。這兩句意只同。與哀公言亦未有引進後學意。要緊只在不遷怒不貳過六字上。看道理要得他如水相似，只要他平直滔滔流去。若去看偏旁處，如水流時，這邊壅一堆泥，那邊壅一堆沙，這水便不得條直流去。看文字，且把著要緊處，平直看教通徹，十分純熟，見得道理，如人一身從前面

直望見背後。從背直望見前面。更無些子遮蔽。方好。賀孫。

○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貳過。是克己復禮底効驗。今又以為學即在此何也。曰。為學是總說。克己復禮。又是所學之目也。又云。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學。只在這上理會。仲弓從莊敬持養處做去。到透徹時也。則一般。時舉問曾子為學工夫。比之顏子如何。曰。曾子只是箇守。大抵人若能守得定。不令走作。必須透徹。時舉云。看來曾子所守極是至約。只如守一箇孝字。便後來無往而不通。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與夫居處戰陣。無不見得是這道理。曰。孝者百行之源。只為他包得濶故也。時舉。

○蔡元思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只是如此。他成四項起。不恁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其本也。真而靜。是說未發。真便是不襍。無人偽。靜便是未感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恐往字為是。往與行字相應。淳。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人傑。

○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為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然。却

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時舉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木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隣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恪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夔孫

子謂仲弓章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欽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

說仲弓之父不肯耳何不虚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肯底自不肯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肯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肯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不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大雅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去偽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閑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是閑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纔思量便要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銖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不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疎畧。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日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文蔚

◎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

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繞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為。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便自會淪肌浹髓。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物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道夫

△三月不違者。我為主而常在內也。日月至焉者。我為客而常在。外也。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為主。則客也。過此幾非在我者。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錄

○叔器未達內外賓主之辨。一句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揆出在外面。是我勝那私欲不得。又問使心意勉勉循循不能已。曰。不能已。是為了又為。為得好後。只管為。如欲罷不能。相似。蔡仲默云。如生惡可已也之類。曰。是。義剛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有進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末由也已。真是著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真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任不得。自然要去。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才著手推動輪子了。自然運轉不停。

如人弊物既得滋味自然愛樂日月至焉者畢竟也是曾到來
但不久耳。明作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莫只見許多道理不見自身已如何曰這
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任不得便自不由自身已只是這箇關
難過纔過得自要任不得如顏子所謂欲罷不能這箇工夫入
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理難得便會分明又云今學者多端固
有說得道理是却自不著身只把做言語用了固有要去切已
做工夫却硬理會不甚進者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
語句句是為自家身已設又云內外賓主只是如今人多是不
能守得這心譬如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一番入裏面來
或有一月一番入裏面來他心自不著這裏便又出去了若說
在內譬如自家自在自屋裏作主心心念念只在這裏行也在

這裏坐也在這裏睡卧也在這裏三月不違是時復又暫出外
去便覺不是自家屋便歸來今舉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
守得這心若能收這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某嘗說
今學者別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
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賀孫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
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
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顏子三月不違
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
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
私欲耳。道夫

季康子問仲由章

○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惜。

○正淳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曰：人固有病，然不害其為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掩其為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舉三子具臣貨殖之病，却不言其材之為可用者。曰：范氏議論多如此，說得這一邊，便忘却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必大。

季氏使子騫為費宰章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寄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魯閔方得。壽。

賢哉回也章

○問顏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肯節。寓。

○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淳。

○恭父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格。

○叔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

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它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其嘗謂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之言，初看似未甚好，久看方好。其作六先生贊，伯恭云：伊川贊尤好，蓋其是當初見得箇意思恁地，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也。被伯恭看得好，又云：伯恭欽夫二人，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義剛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瀾。或曰：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學蒙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

就聖賢著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克達向上去。萬

○義剛說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渾融通貫，只是這一箇物事。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從此做去，便能尋得箇意味。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一箇物事，分明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義剛

○堯卿問不改其樂。注克己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肯和前一。段都包得。克己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約也。如何約得住。義剛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工。如前人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肯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

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義剛

○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謂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豈非顏子工夫至到。道體渾然。與之為一。顏子之至樂。自默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蓋卿

○問。伊川謂使顏子而樂道。不足為顏子。如何。曰。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走作了。問

鄒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川面。已入禪去。曰。大抵多被如此看。因舉張思叔問子在川上曰。便是無窮。伊川曰。如何一箇無窮。便了得他。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可學。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問冉求自畫。曰。如駕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驥驥。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賀孫。

子謂子夏曰章。

△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

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南升

○問孔子誨子夏勿為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疎暢。意思濶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為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說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如之何。他資稟高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裏面工夫都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便是救其病。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

子游為武城宰章

○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問與琴張曾皙牧皮相類否。曰也有曾皙氣象如與子夏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一著固是失了。只也見得這人是曠濶底。又如問孝則答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見得他於事親愛有餘而敬不足。又如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與喪至乎哀而止亦見得他不要如此苦切。子之武城聞絃歌。子游舉君子學道愛人等語。君子是大人。小人是小民。昨日丘子服出作論題皆曉不得子游意。謂君子學道及其臨民則愛

民。小民學道則知分知禮而服事其上。所以絃歌教武城。孔子便說他說得是。這也見子游高處。賀孫問檀弓載子游曾子語。多是曾子不及子游。曰人說是子游弟子記。故子游事詳。問子游初間甚高。如何後來却不如曾子之守約。曰守約底工夫實。如子游這般人。却怕於中間欠工夫。問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看子夏煞緊小。故夫子恐其不見大道。於義利之辨有未甚明。曰子游與子夏全相反。只子夏洒掃應對事。却自是切已工夫。如子夏促狹。如子游說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他見得大源頭。故不屑屑於此。如孔子答問孝於子夏曰色難。與子游全是兩樣。子夏能勸奉養而未知愉色婉容之為美。賀孫

孟之反不伐章

△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稟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有這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反，子桑戶，子琴張，子反，便是孟之反。子桑戶便是子桑伯子可也。箇底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莊子說得怪誕，但他是與這般人相投，都是恁地沒檢束。賀孫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時舉

○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遏捺不下。少間便說我，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個

誰能出不由戶章

○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個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端蒙

人之生也直章

△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人傑

○或問人之生也直。曰。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都背了直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此。合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蘇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白直。自無許多周遮。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籠底道理。不須別為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粗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憫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南升

△問若是真知。安得不知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如數到九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自會數過二十與二十一去。不著得氣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極了。方到興化界。這邊來也行盡福州界了。

方行到南劍界。若行未盡福州界。自是未到得別州境界。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賀孫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推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義剛

○或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惺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去△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而蕪近鬼神。乃惑也。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為。而蕪近鬼神。乃惑也。須是敬而遠之。乃為知。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効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己。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有為而為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

其効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克己正是耍克去私心。又却計其効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人曰。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効。不知務民之義。蕪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蕪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蕪瀆如此。便是不知。呂氏當務之為急。說得好。不求於所難知一句。說得鶻突。南升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

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廣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滅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智也。銖

○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知者樂水章

○胡問此章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

只是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靈利底人。然亦在人看。淳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就資質上說。就學上說。曰。也是資質恁地。但資質不恁地底。做得到也。是如此。這只說箇仁知地位。不消得恁地分。資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地。若是資質不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義剛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之義。釋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其謂如仲尼之稱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透。自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汎濫。且理會樂

水樂山。直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人傑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而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南升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祖道

○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倒。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効。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知者動。

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朱蜚卿問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夫襟底。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後面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蜚卿問先生初說仁者樂山仁者。是

就成德上說。那仁者先難後獲。仁者。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底。聖賢蜚卿問先難後獲意如何。曰。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歿死而後。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賀孫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洗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賀孫

△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上說。壽
△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而言。

○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如此章亦只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必大

齊一變至於魯章

○行父問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寔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

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却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賀孫

○齊一變至於魯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伯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明作裸其心耳

○語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它要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與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為贍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

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桓

○問伊川謂齊自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閨門無度三君見弑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稅畝丘甲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一向做去不顧寓

△問注謂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敗了方可及魯魯則修

廢舉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問孔子治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相去遠亦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廣

○問集注云云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或問功利之習為是經威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公合下便有這意思如舉賢而尚功可見格

○讀齊魯之變一章曰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甚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時舉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義剛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總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總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義剛

○叔器曰。宰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義。曰。不惟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只是箇欺人。因云。宰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自前無人說這

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著。似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叔器又云。聖人只說下學。不說上達。所以學者不曉。曰。這也無難曉處。這未是說到那性命之微處。只是宰我鈍。如子貢便是箇曉了通達底。所以說從那高遠處去。義剛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個

○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足了。所以不畔道。

○行夫問博文約禮。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

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著，便是離畔。然道也。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銖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大雅

○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必夫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

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大雅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斗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而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它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它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必大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

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論語中博約字是淺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料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鑿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當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

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

子見南子章

○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己甚這樣

處便見義剛

中庸之為德章

○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夔孫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不知。植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為之意。被子貢說得博施濟眾。高似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為於仁。必也聖人乎。堯舜其猶病諸。是子貢問得不親切。若如子貢之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

介之士無復有為仁之理。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才欲立。便也立人。已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立處。達則發用處。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若能近取譬。則私欲日消。天理日見。此為仁之方也。南升

△問子貢問博施濟眾。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用。本不可分大小。今言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小大之分。曰。此處不恁地讀。必也聖乎。語意未是殺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眾。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尚以為病。仁本切己事。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己了。却成踈濶。似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中間著得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得。雖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活看。寓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毒

◎亞夫問此章曰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時舉

○衆朋友說博施濟衆章先生曰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

聖字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義剛言此章也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博施濟衆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叔器問此兩句也是帶下面說否曰此是兩截如黃毅然適間說是三節極是夫仁者分明是喚起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為仁之方子貢也是意思高遠見得恁地却不知刻地尋不着義剛

○子貢問博施濟衆章先生以何事於仁為一節以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為一節其說以謂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為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為病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

節事是也。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能近取譬，此為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已欲立已欲達為能近取譬，則誤矣。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已而後加諸人也。能近取譬，却是施諸已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而下一句則止以為仁之方。謨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分明喚起仁者字，自是仁者之事。若下面能近取譬，方是由此而推將去。故曰仁之方，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山林之士，更無緣得仁也。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

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仁者欲立自然立人，欲達自然達人。如無加諸人，更不待譬。下截方言求仁之方，蓋近取諸身以為譬。明作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修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植

○或問博施濟衆一章，言子貢馳騫高遠，不從低處做起。故孔子教之從恕上求仁之方。曰：理亦是如此。但語意有病。且試說子貢何故揀這箇來問。或云：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為

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恐克已復禮占得地位廣否曰固是包得盡須知與那箇分別方得或曰一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便有那克已復禮底意思克已復禮便包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人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又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粗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凡事不出立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又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

盡

△問仁通上下而言曰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仁如酒好聖如酒熟問仁是全體如日月至焉乃是偏曰當其至時亦備問孟武伯問三子却說其才何意曰只為未仁問管仲仁之功如何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韓王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為仁則不可然其所作乃仁者之功可學

○或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某之說如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却只如此說了如是為仁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

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其甚善其說先生又曰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久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

甚麼其人云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粗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唯謹與上大夫言便闐闐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抵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詫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澗小港中水皆知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些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祖道△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

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血脉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都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可學

△林安鄉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

兩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個

○問程子曰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此喻如何曰亦有理木可雕為龍亦可雕而為狗此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者猶聖人為入倫之至也必大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一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二

論語七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其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著。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問：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

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賀孫

默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它人之事。為不切於己。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時舉

○問何有於我哉。恐是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猶恐其無諸己。而自省如此。亦謙己以勉人之意。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因有此言。如達巷黨

人所言如此。故夫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今此章却只是記錄夫子之語耳。如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亦必因門人疑謂有不盡與他說者。故夫子因有是言也。必大

德之不修章

○叔器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從義改過。略似修德裡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若從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從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

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義剛

○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營

○德之不修，如有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修，有穿窬之心，則義之德不修。仁之德修，則所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仁之行；義之德修，則所言無不義之言，所行無不義之行。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二句，雖是合掌，却有輕重深淺。聞義者，尚非有過，但不能徙義耳。至於不善，則是有過而不能改，其為害大矣。植

○立之問此章曰：德是理之既得於吾心者，便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須日日磨礪，勿令間斷始得。徙義與改不善，一似合掌，然須著與他分別。蓋義是事之宜處，我做這一件事，覺得未甚合

宜，便著徙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不善處。至不善，便是有過惡，須著速改始得。此所以有輕重之別。又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要著實做工夫。若著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時舉

子之燕居章

△叔器問申申天天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天天好貌，觀挑之天天，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義剛

○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

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格。

甚矣吾衰章

○蜚卿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它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砥。

○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

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為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為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道夫問：設當孔子晚年，時君有能用之，則何如？曰：便是不衰。如孔子請討陳恒，時已年七十一，到此也做得箇甚。又問：程子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不知天子果能從乎？曰：當時惟在下者難告，問果爾，則告命稽違，得無有不及事之悔乎？曰：使哀公能從，則聖人必一面行將去，聞於周王，使知之耳。道夫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纍垂。節。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

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道夫。◎夢周公。忘向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道夫。

△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壯祖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夔孫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明作

○先生問正淳。曾聞陸子壽志於道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令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己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以自得於己。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有。却須據於德後。而又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為發見。營○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謂忠於君。則得此忠。孝於親。則得此孝。是我之得於己者也。故可據。

依仁。則是平日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裡。又是據於德底骨子。
時舉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道夫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雖有歸著。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

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恪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先生曰。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或言志於道。正如顏子仰高鑽堅。以求至乎聖人。

之地否。曰：若如此說，便是要將此心寄在道裡面底說話。道只是人所當行之道，自有樣子，如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只從實理上行，不必向渺茫中求也。謨

○叔器說志於道云：知得這箇道理，從而志之。曰：不特是知得時方志，便未知而有志於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也須長長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解有脫落處。這所以下一據字，然而所以據此德，又只要存得這心在，存得這心在時，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說依於仁，工夫到這裏，又不遺小物，而必遊於藝。叔器因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

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啓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它依經肯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子，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些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篇，却尚得。先生然之。義剛○問自志於道到依於仁，工夫到這處，縝密較易些否。曰：似恁地都是難。問此是顏子不違仁地位否。先生問如何知得顏子能如此，他人不能。曰：顏子亞聖之資，固易為力。若他人用工深，亦

須到這處。曰：這處先要就志於道上。理會志於道，便恁地利。恁地好。這須知是箇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要做這邊去，又要做那邊去。一出入，或東或西。以夫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著工夫，須看得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有下工夫處。據於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恁地知得便住了。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已，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於德，固是有得於心，是甚次第。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

○存主處，須是依於仁，自得於心，不可得而離矣。到游藝，猶言學文。雖事未甚要緊，然亦少不得。須知那箇先，那箇後。始得，亦所以助其存主也。寓

△問：若是志於道，據於德，則雖初學，便可如此下功。且如據於德，則得寸守寸，得尺守尺。若是依於仁，則仁是指全體而言。如何便解依得它。曰：所謂據於德，亦須是真箇有是德，方可據守。如事親時，自無不孝，方是有孝之德。其餘亦然。亦非初學，遽可及也。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也。因言周禮先說知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此是教萬民底事。又說教國子以三德。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至德謂德之全體。天下道理皆由此出。如所謂存心養性之事是也。故此教上等人，若次一等人，則教以敏德為行本。敏是強敏之謂。

以敏德教之。使之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為學則強力，任事則果決。亦是一等特立獨行之人。若又次一等，則教以孝德，以知逆惡，使它就孝上，做將去，熟於孝，則知逆惡之不可為。夫是三者必相兼，若能至德，則自兼那兩事。若自下做去，亦可以到至德處。若只理會箇至德，而無下二者，則空疎去。又曰：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廣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他不下。據於德，是行道而得之於己。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亦須游於藝。問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夔孫

◎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其末。固不可狗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本之

○或問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適情，安得為善？曰：游於藝一句，是三字，公却只說得一字。人傑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更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底。真

宗時講筵說至此云聖人教人也要錢義剛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敬仲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樂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人天理熹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

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賀孫

子謂顏淵曰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時舉

○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它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謨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

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柰何處何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夔孫

○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植

○義剛曰用舍係乎道之盛衰行藏以道而舒卷已之窮達非所計故曰命不足道曰用舍是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是由在別人用舍亦不由得我仲默問這命只是君子不謂命也之命否曰是義剛

○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

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它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為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

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污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如皇甫規見雁門太守。曰。卿在鴈門食鴈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個

○問用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母意。母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裡猶不服他。若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某嘗謂聖人

之言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胆畏。便不得了。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意胡亂做去。韓文闢難聯句云。一噴一醒。一醒一噴。再接再礪。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

子豈是一樣人。但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夔孫

○子路說子行三軍則誰與。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人傑

○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又曰。而今只是據本子看。說行三軍是如此。試把數千人與公去行看。好皇恐。○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眾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

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眾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砥

富而可求章

○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時舉

子在齊聞韶章

○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其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道夫

○吳伯英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壯祖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此莊老其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從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賀孫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瓠珠美玉直截天淵矣替

○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
子卸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立如何不正寓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間不恰好處便未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為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為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為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為輒義剛

○安卿以書問夷齊辨論甚悉曰大槩是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問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緊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陘杌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道夫

○孔子論伯夷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只依孔子說文蔚
○問子貢衛君之問與去食之問皆非尋常問者所及程子固嘗稱之而又曰孔門學者獨顏子為善問何也曰顏子之問又須親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亦不必問也必大
○吳伯英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為尊一以天倫為重要各

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奈何。曰。縱二子不立。則其宗社之有賢子弟立之可也。杜祖

○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四五事為証。所以經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椒來聘之事耶。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說春秋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備

○因說記錄之難。如劉質夫記明道說。輒據位而拒父。則衛之臣子去之可也。輒去之而從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聩可也。是以蒯聩為得罪於父。亦不當立也。後胡文定公引在春秋中說。如上句說却是。但下句却云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當輔輒以拒蒯聩。則是錯了。後來胡致堂却說立邴為是。乃是救文定前說之錯。至若楊文靖說此段尤不可曉。文靖之意。只欲破王元澤說善兄弟之遜。必惡父子之爭。遂有此病。要之元澤此二句自好也。盡

◎胡家說夷齊所為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胡家性命之理。猶可。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為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揚

飯蔬食章

△義剛說樂在其中。一章先生曰。這有三十來箇字。但看那箇字是先。只樂字是先。他是先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呂與叔數句說得好。非是有所見。如何道得到義剛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必大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賀孫

加我數年章

○問五十學易一段。曰。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漫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謙之

○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何如。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濶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

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偶。遂為八卦。又錯綜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為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醕酏。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洞見。賀孫

△因學者問學易無大過章。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偶。一畫是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推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來文王却就畫繫之以辭。看來易元初只是畫。又曰。天地只是一箇陰。一箇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吉為善。凶為惡。又看所處之位。逐爻看之。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又曰。如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爻。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

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裡。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裡。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著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有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剝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胸中寫出這箇理。植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個

○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於詩書執禮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忠。忠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恭父云。觀子貢此處。固足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

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大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寔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為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賀孫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

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你趕他不上。人傑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史。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個

○為學要剝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肋。因說胡季隨。學蒙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者之將至云爾。與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略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譬之皆金也。做蓋時是一樣。做釵時是一樣。須是隨其意思。見得分明方好。不然。亦只鶻突而已。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

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此。非待下學後旋上達也。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伯羽

△問橫渠仲尼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了。其積學者。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為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子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大抵如所謂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皆是移向下一等說。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廣。

闕。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此詞也。必大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不曾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仲思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槩。然亦是去古遠。無可考慮。但他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伯羽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乎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集注舊文。○寓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裡便恐懼修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夔孫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時舉

○恭父問必不能違天害已。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賀孫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其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壽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

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裡面義剛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銖

子以四教章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

方也謨

○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賀孫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盡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信則

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杜祖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到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義剛

○問善人有恒者之別。曰善人已無惡但不入道有恒者惟守恒分而已。論語中此等皆汎問非切於日用之急者。此等皆置之後面。前面自有緊切處。若緊切處通餘處自理會得。賀孫

○竇問善人有恒一章有恒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是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泳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是說無恒以前事。若是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義剛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楊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問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知可以作多聞而識之。

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得否曰聞見大略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寓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著記他終始首尾得失。盡

○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裡。盡

○問多聞曰聞只是聞人說底。已亦未理會得。問知有聞見之知否。曰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知。淳

仁遠乎哉章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人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杜祖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

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裡。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為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裡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裡了。又問程子以心使心如何。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夔孫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賀孫

○集注說子與人歌。不掩人善。蓋他歌既善。使他復歌。聖人未遽和。以攙雜之。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人了。便將話來攙他底。則是掩善。植

若聖與仁章

○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義剛

子疾病章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歎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為之，然吾心既不以為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况於以所賤事君親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為祭之無益。其向為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嘗至誠為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

信了。必大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盡

子溫而厲章

○叔器說子溫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義剛

△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著力。只是養底工夫了。顏

子工夫至到。只是少養。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明作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是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廣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二

旌邑劉磊石鵠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三

論語八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_二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為至德。若以泰伯比武王。則泰伯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

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麤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未盡處。所以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感眉。再言這事也難說。

義剛

◎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

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又問。堯之讓舜。禹之傳子。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何故。聖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後世將聖人做模範。却都如此。差異。信如公問。然所遇之變。如此。到聖人處之。皆恁地。所以為聖人。故曰。遭變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且就平平正正處看。賀孫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

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乃善。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其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銖△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寓

恭而無禮章

○鄭齊卿問集注舉橫渠說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此說。蓋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憊不勞不亂不絞。與興仁不偷之效在後耳。要之合分為二章。又問直而無禮則絞。曰。絞

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木之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章

○正卿問曾子啓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點檢。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賀孫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剎眼中便走失。

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恪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寓

○陳寅伯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雖淺深

不同。暴慢則一。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如人佞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近實。鄙便是說一樣。平底說話。倍是逆理。辭氣。只有此二者。因曰。不易。孟敬子當時寫得如此好。或云。想曾子病。巫門人多在旁者。曰。恐是如此。因說看文字。須是熟後。到自然脫落處。方是。某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得東頭。西頭起。按得前面。後面起。到熟後。全不費力。要緊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閑字上。此一段。程門只有尹和靖看得出。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熟後。真箇使人說。今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文蔚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出辭氣。便自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正顏色。便自

能近信。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說効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堆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寓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著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

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備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廣

○義剛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畢。因曰。道雖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止此三事而已。這也見得窮理則不當有小大之分。行已則不能無緩急先後之序。先生曰。這樣處也難說。聖賢也只大槩說在這裏。而今說不可無先後之序。固是。但只揀得幾件去做。那小底都不照管也。不得。義剛因言。義剛便是也。疑。以為古人事事致謹。如所謂克勤小物。豈是盡視為小而不管。曰。這但是說此三事為最重耳。若是其他。也不是不管。只是說人

於身已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籩豆等小事。便不得言這箇自有司在。但責之有司。便得。若全不理會。將見以籩為豆。以豆為籩。都無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其思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這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若籩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著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

義剛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

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著衣喫飯。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為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個

曾子以能問於不能章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檢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虫蝨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梳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

時亦是衆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深遠底人。若是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印證他，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自孔孟之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何足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說佛。南升。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儻侗，都無是非曲直。下稍於自己分，却恐無益。端蒙

△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方子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得曾子直是峻厲。淳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腳底村人耶。故伊川

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
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託六尺
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霍光當得此三句
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
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
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
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
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霍光雖有猷有為矣，只是無所
守。恪。

△問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
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為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說六
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為君子。此所
以有結語也。盡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問弘毅之弘。曰：弘是寬廣。事事著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著得
事物逆來也，著得順來也，著得富貴也，著得貧賤也，著得看甚
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個

○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
衆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
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衆理，方得謙之。

○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褊隘如公欲執兩事，
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道且據自己所見，
皆是不弘。節

○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升卿

○淳錄云徐問弘毅是為學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曰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警覺那不如此更那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適情病痛來便都由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都蓄在這裏要買便買要賣便賣若止有十文錢在此則如何處置得。

○問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者要弘接物也

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便是不弘只得些子便自足便不弘毅却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是他發用處問後面只說仁以為己任是只成就這箇仁否曰然許多道理也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已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又曰古人下字各不同如剛毅勇猛等字雖是相似其義訓各微不同如遼間說推與充相似。個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剝處却少弘大底氣

象。謨

興於詩章

○或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恁地。又曰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滌盪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

到泱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致道云。讀孟子熟。儘有此意。曰也是。只是孟子較感發得粗。其他書都是如此。賀孫因云。如大學傳知止章及齊家章。引許多詩語。涵泳得熟。誠有不自已處。賀孫

人亞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著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以有先後也。舉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懽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廣

敬之間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人

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時舉

◎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樂。自秤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荀子此語甚好。又問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與此相表裏否。曰。也不爭多。此却有游藝一脚子。寓

△子壽言論語所謂興於詩。又云。詩可以興。蓋詩者。古人所以咏

歌情性。當時人一歌詠其言。便了其義。故善心可以興起。今人須加訓詁。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如何一去看著。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論語。方能興起善意也。大雅

○問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

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関。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自然踈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又問成於樂處。古人之學。有可證者否。曰。不必恁地支離。這處只理會如何是興於詩。如何是立於禮。如何是成於樂。律呂雖有十二。用時只用七箇。自黃鐘下生。至姑洗便住了。若更要揀一箇便拘了。如今之作樂。亦只用七箇。如邊頭寫不成字者。即是古之聲律。若更添一聲。便不成樂。寓

△問注云。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恐是迭為賓主否。曰。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聖人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故五聲

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為宮。則是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槩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不然。則其聲不得其和。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焉。某人取其半數為子聲。謂宮律之短。餘則用子聲。某人又破其說曰。子聲非古有也。然而不用子聲。則如何得其和。畢竟須著用子聲。想古人亦然。但無可考耳。而今俗樂多用夾鍾為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愈清故也。又云。今之琴。第六七絃是清太簇之清。蓋只用兩清聲故也。盡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淳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沫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正卿問驕如何生於吝曰驕却是枝葉發露處吝却是根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詭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自家便驕得他便欺得他如貨財也是公共底物事合使便著使若只恁地吝惜合使不使只怕自家無了別人却有無可強得人所以吝惜在此獨是自家有別人無自家便做大便欺得他又云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賀孫

○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其所說驕吝相為根本

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賀孫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為先劉子澄說
端蒙

○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有學篤信方能守死好學方能善道義剛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個

○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此自只向暗去知其後

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時舉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終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大雅

師擊之始章

○徐問闕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闕闕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淳狂而不直章

△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稍却無收

拾是也。必大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空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恁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巍巍乎章

○正卿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

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格。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義剛

大哉堯之為君章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淳

舜有臣五人章

△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雄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

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丞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米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寓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目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璘

○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便去伐商太猛。

耳。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夔孫

禹吾無間然章

○范益之問五峯說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著知言。也不曾如此說。義剛

△蔽。蔽膝也。以韋為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蔽。朝服謂之鞞。左氏帶裳鞞。為。泳。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三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四

論語九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平界塵糟的事物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著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著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

類只是都不說著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著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著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個

○丈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時舉

子絕四章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意是意了曰必

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己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己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已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為可畦他們都說人已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為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淳

△余國秀問毋意必固我曰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

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悵。悵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著信。行自合。著果。何待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時舉

○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為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已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為或不為。不在己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有我哉。力行

○吳仁父問意必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

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固

○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端蒙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時舉

○問意必固我有無次第。曰。意是私意始萌。既起此意。必是期要必行。固是既行之後。滯而不化。我是緣此。後便只知有我。此四者似有終始次序。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此四者正與元亨利貞四者相類。元者善之長。貞是箇善底成就處。意是造成萌。我是箇惡底成就處。又問敬則無己可克。若學之始則

須從絕四去。如何。曰。敬是成己之敬。可知無己可克。此四者。雖是始學。亦須便要絕去之。又問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曰。此語尹子已辨之。疑記錄有差處。又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學者所宜盡心。如何。曰。此謂學者所宜盡心于此事而學之。非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始盡心耳。又問橫渠云。四者既亡。則以直養而無害。曰。此直字說得重了。觀孟子所說處。說得痛。直只是自反而縮。後人求之太深。說得忒夾細了。管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

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個

子畏於匡章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大雅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

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柄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義剛

○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它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它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銖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它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講得。個

吾有知乎哉。章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啓發他空空鄙夫必著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卓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脉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

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是要人知模樣寓

△寓錄云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尊不如此則道不高不審這處形容聖賢氣象不同或據其地位合著如此耶曰地位當如此聖人極其高大人皆疑之以為非我所能及若更不恁地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孟子於道雖已見到至處然做處畢竟不似聖人熟人不能不疑其所未至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必以為淺近而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闊把他無用了若孟子也道是我底誠迂闊無用如何使得所以與人辨與人爭亦不是要人尊己只要人知得斯道之大庶幾使人竦動警覺夫子常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平常如此說孟子便道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便說得恁地奢遮其勢不

得不如此。這話從來無人會如此說。非程先生見得透。如何敢鑿空恁地說出來。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替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替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蓋卿

顏淵喟然嘆章

○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義剛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

愈密廣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間閤。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大夫言却間閤。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樣。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人傑

○安卿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

丈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義剛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義剛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閔祖

○周元與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著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錄

○問顏子喟然嘆處莫正是未達一聞之意。夫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違仁莫是有纖毫私欲發見否。曰。易傳中說得好。云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瞻前忽後。是顏子見聖人不可及。無捉摸處。如有所立卓爾。却是真箇見得分明。又曰。顏子纔有不順意處。有要著力處。便是過人傑。

○問顏淵喟然歎章。曰。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著力不得。著力得處。顏子

自著力了。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又曰。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植

△欲罷不能。是任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者。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即當了。夔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任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壽

○問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處。顏子必思而後得。勉而後中。所以未至其地。曰。顏子竭才便過之。問如何過。

曰。才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顏子勉而後中。便有些小不肯底意。心知其不可。故勉強擺回。此等意義。懸空逆料不得。須是親到那地位。方自知。問集注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作無方體。曰。大槩亦是如此。德明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沉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嘆。見得他煞苦切處。楊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著力。只他自覺得要著力。自無所容其力。賀孫

○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著力不得。何謂也。曰。未到這裏。須是用力。到這裏。自要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淳

○問顏淵喟然嘆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他難。到循循善誘。方略。有箇近傍處。吳氏以為卓爾。亦不出乎日用行事之間。問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除是顏子方見得。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粗氣力。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著力得。才著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

然落在那窠窠裏。明道謂賢母謂我不用力。我更著力。淳錄云
賢者顯如此。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著力處。但細膩
顯然用工夫
了。人見不得。寓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著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著意去學時。便恭而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個

子疾病章

○問由之行詐如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恥於無臣而為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悝之難。是至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

詐也。饒本作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故不以出公為非。○當

出則事公卿章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為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必大

子在川上章

○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于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于天與天

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廣。○士

此只要常常相續不間斷了。○集注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

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個

○問伊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至皆與道為體。如何？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後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

所以說與道為體。劉用之曰：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略是如此。義剛

△徐問程子曰：日往則月來。至皆與道為體。何謂也？曰：日月寒暑

等不是道。

寓錄云：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未是道。

然無這道。便也無這箇

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而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道做骨子。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因是無窮。然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若說天只是高。地只是厚。便也無說了。須看

所以如此者。是如何。淳

○伊川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這箇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為體。高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

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
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
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
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
有許多芽葉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夔孫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

○至之問好德如好色。此即大學如好好色之意。要得誠如此。然
集註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何也。曰。書不是恁地讀。除了
靈公事。便有何發明。存靈公事在那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
要。聖人當初。只是恁地。莫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
去看。又要反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
益。若只管去校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

如奴僕。只去隨他。教住便住。教去便去。今却如與做師友一般。
只去與他校。如何得。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
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昂。
大學只將兩句平頭說去。說得尤力。如何要合兩處意來做一
說得。淳

語之而不惰章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義剛

○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
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維

△問語之而不惰。曰。看來不惰。只是不說沒緊要底話。蓋是那時也。
沒心性說得沒緊要底話了。壽

子謂顏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為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蓋是顏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盡

苗而不秀章

○徐問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何所喻。曰：皆是勉人進學如此。這箇道理，難當只管恁地勉強去。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大槩只說物有生而不到長養處，有長養而不到成就處。淳

後生可畏章

○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

衣敝緼袍章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怯，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個

知者不惑章

○道夫問仁者不憂，曰：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曠

○勇者不懼，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泳

△或問勇者不懼。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懼未得。蓋第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

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方子錄云。或曰。仁者無私。

心故樂天。而不憂。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楊至之

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

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

方子錄云。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格錄一作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這道理。看甚

麼事來。自有這道理。人在處置他。自不煩惱。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

理。應他。便不免有憂。格錄一作今人有這事。却無這理。便處置

只是處未得。格。○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

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

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時舉。

少異。○問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蓋

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

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

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

廢。盡。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

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

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者言也。

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銖。

四書吾類少卷下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遠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可學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個

○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則援事，常如風和日煖，固好，變如迅雷烈風，若無迅雷烈風，則都早了，不可以為常。泳

○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

個

○先生因說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適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或言本朝人才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寓

○叔重問程子云：權者，言秤錘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

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剗者以為可誅。性之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切不差。欲其權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伊川常云。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時舉

○問經權。曰。權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著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煖。則亦須使扇當風坐。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則非矣。義剗

○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又問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

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慕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時舉

○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裏。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

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又曰：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經。權之別，或曰：恐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際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麼做大常。又云：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個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海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個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

井以辨義與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為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雖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經。漢儒反經之說，未是。此說不可不知。然經與權考其言亦無害。此說亦不可不知。義字大，自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



原件短缺

P20以后缺

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今云權義舉則義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將義來當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對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著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經便是權。曰。不是說經便是權。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是雖反經而能合道。却無背於經。如人兩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時須一脚先一脚後。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將左脚便換做右脚。右脚便換做左脚。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賀孫

唐棣之華章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五

論語十

鄉黨篇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泳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天天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燾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

著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著，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賀孫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不同

○或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士毅

○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但恐當以卑遜為主，所以說似不能言。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問其在宗廟朝廷，集注云：宗廟禮法之所在，在宗廟則每事問，固是禮法

之所在，不知聖人還已知之而猶問，還以其名物制度之非古而因訂之。曰：便是這處，某嘗道是孔子初仕時如此，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恐不如此。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鄉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賀孫

第二節

在朝廷事上接下不同

○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是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誾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

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諱賀孫

第三節 為君擯相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大故淳朴人君出命不甚會說話所以著人代他說話燾

第四節 在朝之容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闌扉之兩旁有棖棖闌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必大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

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維

○問復其位淑潛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燾

第五節 為君聘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燾

第六節 衣服之制

△問緞以飾練服。緞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廣

△問紅紫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紫爲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廣

第七節 謹齋事

○問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廣

第八節 飲食之制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

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才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剥一重。又剥一重。又有一重。又剥一重。剥到四五重。剥得許多皮殼都盡。方見真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著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說淫邪遁之辭。也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自陷自蔽。自如此。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賀孫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

則故也。又問注云精鑿也。曰是棟教那米白著。盡

第十節 居鄉

○問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小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恠。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賀孫

第十一節

與人交之誠意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植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告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為人粘泥。故說之較密。賀孫

第十三節

交朋友之義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泯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

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輩諸寢。朋友輩諸寢門之外。所知。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五

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輩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五

旌邑劉道生鐫

